

1朱老总叫出名的“怪楼”

20世纪60年代初,董必武同志有事来上海,在市委招待所落脚后对工作人员说:“听说你们上海有个‘怪楼’,在什么地方?我想抽空去看看。”工作人员问来问去,谁也没听说过有什么“怪楼”。后来市委招待处的领导知道了,就去直接问董老:“您在什么地方知道的‘怪楼’?”董老说:“我在北京听朱老总说的呀,他说他亲眼看到过的。”原来如此!招待处的领导明白了,董老指的一定是原淮阴路200号那栋姚姚家的老房子,前些日子朱老总在沪时的确去看过,此时已经划归市委414招待所(即现在的西郊宾馆)。后来这栋房子叫西郊宾馆4号楼,又称紫竹楼。从那以后,“怪楼”的名称就传开来了,一传十,十传百,闻名遐迩,已经被大家叫了半个多世纪了。

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幸在“怪楼”里工作过一段时间,担任这栋楼的管理员,对这栋房子的历史做过一些调研,又在其中接待过很多重要的客人,如赵紫阳、胡乔木、方毅、赛福鼎、李井泉、叶飞、魏文伯、江渭清、陈国栋、胡立教、汪道涵、严佑民、王一平、包玉刚等等。那时候刚刚实行改革开放,过往上海的中外贵宾很多,414招待所也逐渐对外开放。可以说,那时从中央到各省市的领导同志,凡是到上海的都要过来看看“怪楼”,有的是参观,有的是会客,有的是在里面宴请,很少有人来住宿。包玉刚到上海为他在交通大学捐建的“包兆龙图书馆”剪彩时,竟点名要住西郊“怪楼”。可知这个地方对于这些大人物来说,也曾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。

2“怪楼”怪在什么地方?

仔细看看,那房子的确有些“怪”。“怪”就怪在是座把小桥流水和阳光引进玻璃客厅的花园洋房,整个大客厅有一半的面积是流水、绿地和“阳光室”,也就是说,室内的花鸟绿树、人造瀑布与室外的小河流水、香樟、绿地浑然融为一体,中间仅有一层玻璃幕墙相隔,而玻璃幕墙下面并不是墙基,而是小鱼游弋的流水潺潺,连接着屋里屋外……人可以足不出户,尽享小桥流水、鸟语花香、“高山”瀑布和灿烂的阳光,强调的完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。这样的建筑理念在1948年,不要说在中国完全是前所未有的,属于新潮的“超现代”的理念,就是在美国,也是属于刚刚兴起的,实例很少的高山流水式的建筑。

所以有人说,“怪楼”最大的特点,是把室外的园林搬到了室内。此话不很完全,因为它毕竟不是温室苗圃,而是居室,力图适合人的居住需要,而真正实现这一点,真不知花费了主人和设计师多少奇思妙想和钞票。人们一走进客厅,不仅满眼草木丰盛,还能听到哗哗的流水声——原来客厅有两面墙全是用大石块砌成,那石头缝里不仅长草,长龟背竹,还有小小的瀑布由上而下,既滋养着花树,又在屋南的玻璃幕墙下汇成小小的溪流,然后流向室外。坐在这间客厅里抬头就能见天,因为半个客厅的天花板也是用玻璃幕墙制成,很自然地解决了采光和晒太阳的问题。顺着客厅东边的阶梯拾级而上,就来到二楼的小客厅和茶室,周边的装潢和家具全是竹子做的,窗外是翠绿的竹林,一派中国江南风格,荫凉透风而又不失文人学士的典雅。客厅的北部又是一大间,只见一片乱石砌成的墙面上镶嵌着一个壁炉,周边是一些色彩相近的橱柜,里面转弯是厨房,可知这儿是当年的餐厅。二楼是主卧室、书房、琴房、小客厅。推开楼上北门,有一个小巧的游泳池,原来此楼的设计者运用现代派建筑中“有机建筑”的理论,依地势建屋,在房子背后的高坡上建了个小游泳池,构思奇巧,设计合理,在上海滩独树一帜。



■ 西郊宾馆

说起西郊怪楼,起先的路牌是淮阴路200号,后来划归为西郊后,有人称之为四号楼、紫竹楼,而“怪楼”这个名称的起源,听我慢慢给您道来……

西郊「怪楼」散记

◆ 邱根发



■ 2000年时的怪楼外部

3“怪楼”里的一群人

“怪楼”建于1948年,是中国水泥公司老板、著名营造商姚锡舟(中山陵的承建者)的大儿子姚乃炽的别墅。姚乃炽继承了父亲的建筑细胞,但是更海派、更新潮、更奢侈,样样喜欢标新立异。他的主意一旦确定了谁也别想更改。他家的老宅在淮海中路北边的格罗西路(现在的延庆路),传统老洋房,而建在西郊的别墅却建成了一栋“怪楼”,造价奇昂,因为处处要求都非常独特。

据他的侄子姚昉先生回忆,建“怪楼”时用的粗大的原木是从东北原始森林中购来的,因为又粗又长,下了火车根本没有相应的车辆运到虹桥,那么就在虹桥路上一路铺上很多圆棍状的长木棍,把一根根粗大的原木放上去,一路滑到目的地。到了建房工地,这些原木被刨去外皮,然后用松树枝子烧火烟熏。姚昉曾奇怪地问他伯父,为什么要这样做?姚乃炽回答说,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熏死木头里的虫子,同时他需要这种用松树枝子烟熏的颜色效果,这些木头可以原色放上去,不用油漆涂色了。

原来是这样!到现在,“怪楼”正面和西立面呈现的一根根火车枕木般的粗大横木,原来就是这么“捣鼓”出来的,六十多年来风雨侵蚀也不霉不烂,尽管颜色



■ 2000年时的怪楼内部花园

■ 上世纪80年代末怪楼外景

从深褐色变成了黑色,然而当年的风韵犹存,可知姚乃炽对建筑材料的要求之严。

姚乃炽从小在上海租界里长大,喜欢网球和爵士乐,当年是个出名的音乐发烧友。他们兄弟从小就跟乐师学过琴,所以他家里一到周末,爱乐朋友总是成团成旅,吹拉弹唱,非常热闹。他的夫人朗尼莎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杂技、魔术师郎德山的大女儿(母亲是奥地利人),长得非常漂亮,在朗家的杂技团中走钢丝,过去《申报》上常刊出她和妹妹的演出剧照。郎德山曾带着他的杂技团在二三十年代,游遍了整个欧洲和美洲,巡回演出,回到上海后,参与投资建造了四处演出场所,其中包括著名的南京大戏院(即现在的上海音乐厅),也是过去上海滩的风云人物。朗尼莎嫁到姚家,自然给这栋房子带来了更多的艺术气息。

既然喜欢爵士乐,姚乃炽一高兴就成立了一支家庭爵士乐队,成员除了自家人,还有一些发烧朋友,其中有一个“怪物”是旧中国最出名的广告公司“华商广告公司”老板的儿子,名叫查理林,是个不喜欢读书,每天都沉浸在西洋音乐里的小开。当时查理林在姚家的小乐队中弹钢琴,现已近九十岁了,仍旧沉迷爵士乐,东方广播电台每周“怀旧金曲”的节目,都是他制作的。他至今还保存一张在姚家“怪楼”里练琴的照片,照片中反映的种种信息,令笔者大开眼界——从中可知,其中有薛文卿(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队的成员)、姚乃炽的小舅子及“阿陆”、“小喇叭”、“阿强”,还有两个瑞士籍的朋友。姚家小乐队不像朱氏家族(朱兆尧家族)的小乐队,常常要外出演奏,他们不出家门的,就关在“怪楼”里吹吹打打,自我陶醉。

姚乃炽1956年去了香港,此处房子由国家代管。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市委建造414招待所的时候被圈了进来,同时圈入的还有淮阴路168号姚家花园,占地50亩地,加上“怪楼”及所在地周边绿地10亩,共计有60亩地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1986年姚乃炽回沪,向政府提出落实房屋政策,有关部门按政策予以落实。姚氏鉴于此房已经在西郊宾馆范围内的事实,遂将房子售给了西郊宾馆。

4邓小平“怪楼”谈开放

上世纪70年代末,邓小平常到上海视察工作,就住在西郊宾馆,偶尔也会在“怪楼”小憩聊天,有时会问问“怪楼”的主人,有时会聊聊“怪楼”的建筑特色,更多是谈到开放的事情,笔者有幸聆听原市委办公厅招待处处长葛非同志在“怪楼”倾听小平谈开放时的经历。有一次小平同志在西郊宾馆散步时感慨地对葛非等人

说:“这么大的地方,只供我们几个人住,太浪费了,内部宾馆也要对外开放,赚外国人的钱。”葛非即刻把这个重要的指示向市委汇报,得到批准后便付诸以行动,不久西郊宾馆的大门迅速打开了。

小平同志的决策,对西郊乃至上海宾馆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5在“怪楼”聆听老革命们的教诲

在“怪楼”我们经常能听到老革命们的教诲,他们怀揣着对党绝对的忠诚,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发展,并凭着一己之力,在当时的形势下,为国分忧,为民解愁,提出了各自宝贵的建议。

胡乔木学问渊博,来到“怪楼”时,叫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多读书。

汪道涵作为上海市市长,常来“怪楼”坐坐,关心着上海方方面面,通过服务员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及住房问题。

李井泉三年困难时期时,为四川调粮承担责任,深知粮食的来之不易,也不想麻烦我们为他特意饭菜,来到“怪楼”小憩,不吃饭便离开了。

江渭清虽早已不在岗位,却仍经常关心百姓的生活情况,甚至还想让住房困难的司机住到他家来。

王一平夫妇从不尝试饮料等,只是一人一杯白开水,平平淡淡地谈着、聊着。

陈国栋一心想着提拔中青年干部,使上海青年干部的提拔走在全国前列。

还有叶飞将军开座谈会了解民情、胡立教付腊梅钱、严佑民吃客饭等众多老革命们,他们的优良品德,都感染了我们。